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三十回 珠光女魂遇靈宅 郝丞相姻結探花

老道已知三緘道有可傳之地，命一少年道士來谷呼曰：「老道有言相告，爾可隨吾即速去之。」三緘暗自喜曰：「吾功至此，諒師有所傳矣。今之呼吾入洞者，殆為是歟。」遂辭堂上，偕少年道士逕到洞中。老道見彼入洞時，隨身黑氣旋繞，合目默會，知是珠光靈魂雖被驅逐，尚餘一線糾纏三緘，欲乘隙而圖復仇之舉。默會後睜目下視，三緘跪在座前。老道曰：「近日治心之法，弟子習熟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承師指示，已得半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心法之傳如此其盡，而氣又不可不煉也。吾有四語，照此煉之，自不入旁觀而誤爾進步。」三緘曰：「四語如何？」老道曰：「人稟天地生，要順天地氣；出入聽自然，即是天地意。」可知矯揉造作者，即非正軌。三緘曰：「四語何解？」老道曰：「顯顯明明，有何難解，汝宜照此煉去，自有進境焉。」三緘唯唯，剛欲辭歸，老道曰：「吾見弟子身旁黑氣一團，到洞始散，為師默會，此際固無大害，然必為他日寇仇。汝其好好修煉，敵此魔障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師胡弗為弟子解乎？」老道曰：「自有當解而解之時，弟子無容預慮。」三緘聞說，亦不介意。

辭師出洞，歸於密室，詳解四語，以為煉氣之法，固不必言。

且說珠光母女前入三緘室內，亂彼治心之道，只意仇冤可復一時。誰知煉道心誠，有神司監，早被金甲力士逐出境外。

母女分離，珠光孤獨一身，隨風飄卷，時起時墜，無所依歸。

靈宅子天半閑遊，忽見女魂飄飄蕩蕩，似有冤而無以為報者，因命童兒招之。珠光尾童兒後，來至多意洞前。靈宅子按下雲頭，身坐洞中。珠光入洞拜見畢，靈宅子詢曰：「汝何冤氣不散，隨風起伏，魂無定所，可將來歷為吾訴之。」珠光聞靈宅子之問，泣而訴曰：「妾乃海角蚌女珠光，道修千年，不能天府飛升，以成正果。曩日毒龍真人欲阻闖道之路，約妾同去迷弄三緘。其計未成，毒龍已為天仙所戮，妾與老母退歸海角，旋被東海興兵剿除。母女勢恃蛟王，嘗與連江大戰。連江敗績，龍君命烏澤丞相搬兵仙府，被妾擒著，監入土牢。可恨吾妹珠英釋放烏澤，仙兵搬到，擒獲母女，押赴斬妖臺前廢命。心實不甘，故復入三緘室中，啼哭以亂其心，又為鑿察神驅出境外，母女從茲分散，飄泊無依。懇祈仙子提攜，恩自銘諸肺腑。」

靈宅子曰：「毒龍之來，係吾所使，不料累汝母女至於如斯。吾與汝尋一復仇路徑，自使三緘他日藏身無所，亦猶汝之今日焉。」珠光曰：「果承仙師如此顧盼，若遇三緘小子，誓不容彼獨生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為師別無指點，而今郝丞相一女，名曰珠蓮，已沒二日。丞相只有此女，痛心刺骨。爾此即去附珠蓮之屍，異日七竅名成，丞相必將珠蓮贅彼為婿，得至官階大日，汝作內應，不難得三緘而誅之。」珠光喜不自勝，拜辭靈宅，妖風駕動，直向郝府而投。

正心子命奉紫霞巡察空中，忽見一股妖風從雲腳直過，疾聲吼曰：「何處精怪，敢逞妖勢擾害人間？」珠光不答，驅風竟去。正心子乘雲追逐，查其落點。珠光恐其相阻，有誤時刻，弗得魂附女屍，極力前奔。不久已到郝府，妖風按定，魂入軀殼，四肢搖動，閃閃而起。

群婢奔告丞相夫人曰：「可賀，可賀，小姐活轉矣。」丞相夫人喜曰：「吾兒活轉，吾心無慮。」趨入視之，果見珠蓮坐於榻上。丞相夫婦曰：「吾兒已死，如何又得回陽？」珠蓮曰：「兒沒陰府，得遇觀音大士救兒而歸。兒見冥途行人甚廣，貪玩片刻，不遽歸來，突被一童子推之，如夢初醒。時似未久，不謂家婢以為兒死數朝矣。」丞相夫人悲喜交集，忙命使女進以湯餅。

曾不幾日，其疾若失，而體健如常。日日對鏡繡闌，學習粉飾之華，以待七竅來茲完其婚配，故常倚樓外望。凡見少年，口中輒云：「七竅胡不來，枉妾對妝臺；雲山頻恨望，空自費疑猜。」其婢春容心尖而猾，聆得「七竅」二字，不解所謂，陰與小婢春花言曰：「吾家姑娘自還陽後，一舉一動恰似兩人。不然胡平日樂食羊髓，而今絕口不言，什麼七竅之名時稱口角，吾心甚惑，恐為他魂所附亦未可知。今日尚閒，且烹一碗羊髓進之，看彼知其名否。」

春花諾，遂進廚內，將羊髓烹就，捧至繡樓，進與珠蓮。珠蓮詢曰：「爾等所進何物？」春花曰：「是物乃姑娘生平所樂食者，胡不能識乎？」珠蓮曰：「吾自疾愈，幾多食物，皆忘卻之而不思矣。」春容曰：「姑娘常思七竅，此即七竅髓也。」珠蓮曰：「七竅之髓從何而得？」春容曰：「前日相爺聞姑娘思念七竅，故命人四方尋找，得而殺之，烹熟以進姑娘也。」珠蓮驚曰：「七竅之形，究如何樣？」春花曰：「兩耳下垂，覆著兩目，嘴長尺許耳。」珠蓮曰：「汝所言者豕也，豕豈亦名七竅耶？」春容曰：「豕竅在乎蹄，有二三竅者，有四五竅者，而七竅絕少。竅至於七，則劫數如之矣。」珠蓮笑曰：「否，否，七竅者，汝姑夫也。」春花曰：「相爺遍尋七竅豕肉，烹進姑娘，姑娘食之，有何辜負？」珠蓮曰：「汝聞誤矣。吾之所謂姑夫者，即汝輩之所稱姑爺也。」春容曰：「婢子原無叔爺，不然父死有依，何至在茲為婢。」珠蓮詈曰：「汝耳聾耶，胡聽之不明而顛倒如此。吾言七竅，乃他日入選王朝，與我配為夫婦者。」春花曰：「姑娘要食豬肉，吾將羊髓換去即是。」珠蓮忿將二婢拉近身側，附耳言曰：「七竅與吾，夫妻也。」春容謂春花曰：「姑娘不食豬肉，要食母雞，速去烹之。」珠蓮怒入室中，不復與語。春花曰：「姑娘之言，究作何解？」春容曰：「大約七竅如相爺，姑娘如夫人，同榻而臥耳。」春花曰：「吾家蠻蠻老僕，骨現額邊，無異兩角，手抓似蟹，背彎如弓，頭昂如龜，若以數言，殆不止乎七竅。待相爺朝中議事，夫人去胡侍郎府中，假以蠻蠻為七竅戲之，看看姑娘情景如何。」春容曰：「妙，妙。」

次日，相爺、夫人乘輿並出，二婢同至繡閣，謂珠蓮曰：「昨日七竅已到相府，相爺見其人品俊秀，留在府中，攻讀詩書。姑娘欲見之否？如其欲見，趁相爺、夫人出府，導遊園內賞玩花卉，姑娘身隱樓上細細睹之。」珠蓮信以為真，乃私語二婢曰：「既是如此，切毋與外人知也。」二婢應諾而出，命一丫結呼蠻蠻老僕易服入園，撿點枯色花枝。老僕聽得，以為夫人吩咐，即著新色衣服，一跛一拐，一點一啄，來至園中。

春容二婢奔告珠蓮曰：「七竅相公已入花園，姑娘可速登樓一望。」珠蓮喜，輕移蓮步，轉至樓上，推窗而視。果見一人賞花閒遊，諦視其貌，醜之至極，暗暗自悔不應為靈宅子所誤。

春花見彼默然不言，已知乃心嫌其貌醜，假與春容同誇之曰：「姑娘朝夕常念七竅，婢子等起初聽之，以為七竅豕也，不知乃吾姑夫，無怪姑娘念念不忘。今一見之，真可謂第一美男也。」春花曰：「未諳姑夫果有七竅否？」春容數之曰：「背之駝也，此為一竅；首之仰也，又是一竅；兩額如角，合為四竅；兩手皆抓，豈非六竅；下脛長垂，總成七竅。」春花曰：「如是言之，爾名七竅，吾以為還有八裂耳。」春容曰：「八裂安在？」春花曰：「兩足反覆，二裂在焉；兩目歪斜，又二裂焉；兩耳缺而不全，乃六裂也。」言此不語。春容曰：「尚有二裂，何不道之？」春花曰：「此二裂在隱微之處，不便明言，總之有八裂焉。」言已大笑。珠蓮面亦難安，閉窗而退，從此再不言及七竅矣。

七竅自服青衿，苦造儒功，得舉孝廉。是年赴都會試，正在陽關大道策馬前進。紫霞化一道士，思欲阻其好名之志，仍然引入道門，故隨七竅後程宿於平陽客店。

七竅旅室獨坐，僕人獻茗設饌，奔走不停。酒食餐餘，道士向七竅言曰：「貧道遠來此地，欲與公子結結善緣。」七竅曰：「何謂善？」道士曰：「善道極寬，善量極大，退而藏諸有密，不過一點靈犀；充而用之，可以塞乎天地。然要皆有諸己之謂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何謂緣？」道士曰：「以大而論，天不與地為緣，則有覆無載，日月星斗靡有照臨，風雨露雷誰為翕受，以其天獨為天而無緣也；地不與天為緣，則有載無覆，雖有萬物不能生，雖有四時不能運，雖有五行八卦，亦如死物而無所用，以其地獨為地而無緣也。惟天與地為緣，地亦與天為緣，所以道並行而不悖，物相育而不害焉。此以緣之大者言之也。以小而論，男女以緣而結為夫婦，箕裘百代，皆自一緣出之。若男無緣，則獨陽不長；若女無緣，則孤陰不生。此以緣之小者言之也。至於善緣，介在可大可小之中，可長可短之內。相公其欲結緣之大者乎，小者乎，長與短者乎，皆賴自裁之耳。」

七竅曰：「緣之大小，姑置不論；長短二字，其義何居？」道士曰：「與善有緣，能真心結之，善念既深，黃庭之門可入。由是而煉取大道，嬰結出神，朝見至尊，仙成上界，不生不死，不入轉輪，此緣之長也。短者如多行善果，弗戀元機，求取富貴功名，以享一時榮耀，俄焉身沒，又墜輪回，轉轉生生，無有休息，是謂緣之短也。貧道今夕化及相公，緣之短長，任其自結。」七竅曰：「善緣二字，道長頗講得合理，待吾三思。」道士曰：「再思可矣，多思則疑意起而緣不可結。貧道在此，佇立以待。」七竅細將長短之說暗思一刻，乃作四語書之寸紅，以回道士云：「長緣誰果結而成，野道持之誑世人；我是儒門佳弟子，願從短處結功名。」下書：「贈銀四兩，暫結口腹之緣。」書畢，命僕送交。

道士揭箋視之，已知其意在豪華不在黃庭也，亦回四語云：「深深迷陣陷斯人，大道誰知是寶珍；二字功名原小事，恐從貪處墜仙根。」下書：「貧道非饕餮者流，此銀無用，敬以還君。」遂將銀箋交僕，遞與七竅，只冀見此四語，諒有回心向道之念。殊料候至夜半，而信音渺然。

紫霞從窗隙中暗暗偷窺，七竅已倒榻而臥，置道於度外矣。紫霞歎曰：「仙根臨凡，迷戀功名，其深如是。若無根底，不知墮落伊河？」言已，竟回仙府。

七竅次日又駕征車，望前進發。至到都下，嘗見大臣宰輔，一出一入，旌旗密布，輿馬紛紛，朱輪過時，萬姓瞻仰，得此炫目之榮，迷障愈入而愈深。斯時即以現在神仙易之，而彼不顧也。所以自到皇都，朝夕苦練文字，春闈依邇，三戰三勝，揭曉已登黃榜。及到廷試，復為天子所選，臚唱第三，賜罷官花，策馬揚鞭，遍遊街巷。少婦登樓而視，行人側目以觀，又添得十分榮華，十分僥倖。游都後，遍拜大臣。一時拜至郝府，丞相見其年少登第，玉貌亭亭，心欲納為乘龍，恐彼家中娶有妻室，遂待宴留宿，命堂下官員陪飲，以言恬之。

堂下官員得丞相命，因於杯酒間而詢七竅曰：「新貴年齒幾何？」七竅曰：「虛度廿八矣。」堂下官員曰：「佳偶誰氏，可有公子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前妻未子而喪，至今尚待求鳳。」堂下官員曰：「如是甚好。郝相爺無有男丁，只產一女，年已及笄矣，命吾等於今科鼎甲中擇一佳婿。狀元、榜眼皆有妻兒，獨探花無之，此乃天結良緣也。新貴得此泰山，官階自不難升耳。但不知新貴之意若何？」七竅曰：「愚以一介書生，忝叨國選，特恐草茅初出，有玷相臣。」堂下六七官員曰：「新貴太謙矣。」

因稟相爺，群擬禮部侍郎焦為臣為冰。上一語，七竅允諾。歸於館驛，擇日下聘，相府儀禮之華靡，自不必說。

下聘後，遣得家人將母接至，然後涓吉成禮，贅於相府焉。